良心茶遊記

◆良 心

獨克宗馬幫文化

茶馬古道上因為有了「馬幫」這個特殊神秘的群體，才使這條商道逐漸變成了聯繫沿途各地政治、經濟、文化的紐帶。馬幫，以其獨特的運作方式和不斷豐富的內涵，形成了滇西乃至雲南獨有的「馬幫文化」。獨克宗古城中積澱的馬幫文化尤其深厚。

清朝康熙皇帝應達賴喇嘛請求，允准在中甸（今香格里拉）開設茶馬互市，獨克宗成為滇藏貿易的重要集市。到雍正、乾隆之時，獨克宗已成為滇、川、藏茶馬互市之通衢，四面八方的商賈雲集，南來北往的商隊馬幫絡繹不絕。獨克宗城馬幫達到了自己的輝煌和頂峰。雲南進藏的馬幫，在滇西各地組建，主要有「喜洲幫」、「鶴慶幫」、「騰沖幫」、「麗江幫」、「古宗幫」和「回族幫」等。商業馬幫的規模龐大，一般都在百匹以上，有的多達四五百匹。馬幫還有專業幫和拼伙幫之分。專業幫多係一單獨私家長期經營的馬幫。拼伙幫也稱散幫，由兩個以上不大的馬幫合伙組成，屬短期性質。

以獨克宗為起點走拉薩的路線有三個方向。一條是從獨克宗出發，經迪慶德欽境內到達西藏東南部的芒康縣，一路向北直達拉薩；另一條就是從獨克宗出發經今香格里拉市格咱鄉東旺鄉進入四川甘孜州鄉城縣到芒康縣境內一路向北到拉薩；再一條道路是獨克宗愛國華僑馬鑄材開闢的線路，從獨克宗出發跨越瀾滄江走傳統梅里雪山轉經路線，從西藏察隅縣進入緬甸，再進入印度噶倫堡。獨克宗是馬幫交接貨物的中心，南來馬幫將茶葉等送到獨克宗，來自西藏等地的馬幫則將藏區的貨物運來獨克宗，然後在獨克宗進行互市。接下來再由南來馬幫將來自藏區的物品運回，而獨克宗馬幫及來自西藏等地的馬幫，則將茶葉等物品運去拉薩，乃至印度和尼泊爾等國。

整個茶馬古道，最為難行的就是進入藏區的路段。馬幫準備從滇藏線進入西藏之前，都會在獨克宗養精蓄銳，正式出發前都要到獨克宗神山舞鳳山祈禱。由於路途險惡，從環境到天氣都不可預測，吉凶難料，馬幫對各路神仙都拜，希望他們保佑平安。馬幫崇拜山神，其替身是草果。馬幫在野外露宿，得先用菜飯撒祭山神，然後丟幾個草果在火中。馬幫離不開道路，故崇敬路神，其標誌物是草鞋，凡草鞋穿爛不能亂扔，要帶到宿營地火化。若遇中途迷路、雪封山，只需為馬蹄綁上草鞋，即可路途通。還有卦神崇拜，其化身是架置鑼鍋的兩根鐵條（鍋樁），若遇到疑難或祈福消災時，就用鐵條打火卦占卜。傳說古時有一位青年獵手羅哥馴服了騾馬並驅其馱貨載人，馬幫便尊奉他為趕馬業的祖師。羅哥的化身是馬幫煮飯菜用的銅鑼鍋，行路時專由頭騾馱負，使用時不得隨意轉動，更不准用腳踩踏。

◆獨克宗馬幫具有獨特的文化。 作者供圖

在馬幫這個神秘的群體中，各種禁忌也很多。禁忌主要在言語和行為兩個方面，族別不同，禁忌也不同。生肖屬馬日嚴禁出行，農曆臘月、六月遠行按方向有「春不走東，夏不走南，秋不走西，冬不走北」的講究。趕馬人交談多使用行話，例如打尖（途中稍歇），開亮（野外宿營）等。有些數字諧音不吉，則借它字代替。如「三」諧「喪」，以「神」字代。有些含義不好的詞語，則採取迴避或代替的方式。如「狼」稱山兵，「蛇」稱老梭，「鬼」稱黑影，等等。若遇送葬就叫「送財神」。馬幫的騾馬有禁忌：忌馬額有白、馬耳前倒、馬背生旋、白蹄白尾和鼻孔朝天等。馬伕忌穿紅、黃二色衣服（古宗幫例外）。飯前忌敲空碗空筷，忌筷子直插飯食上，忌吃飯串門，吃飯不得坐門檻或馬鞍，等等。

由喜馬拉雅山造山運動造就的青藏高原，以及再由之後的地殼運動造就的橫斷山脈區域，總體的地理特徵就是山高。世界上海拔超過8,000米以上的高峰共14座，其中有9座都在西藏。世界上海拔超過5,000米的高峰，僅在中國西部就有喜馬拉雅山脈、橫斷山脈、大雪山、岷山等。從西北部青藏高原連接到西南部的雲貴高原，海拔雖然降下了2,000多米，但依舊是山脈連片。青藏高原幾乎是中國主要大河的發源地，如長江、黃河、瀾滄江、怒江、雅魯藏布江等。藏族文學作品常常將藏區稱之為「雪山為城，江河為池」。複雜的地理構造，造就整個藏區交通極其不便。馬幫需用不斷溜索過江，日以繼夜在懸崖峭壁間穿行。獨克宗過去有一種說法，去拉薩馬伕掙來的錢，連家裏人都不敢隨便花，因為這些錢是馬伕們用生命換來。

◆跋涉中的馬幫。 作者供圖

俗話說「行船走馬三分命」，舊時邊疆匪患迭起，天災不斷，在長達數千公里的跋涉中，隨時會遇到危險。為此，馬幫在運行中逐漸形成了一套嚴密完整的組織管理制度，全體成員按分工有不同的職業身份：大鍋頭一人，總管內務及途中遇到的重大事宜，多由能通曉多種民族語言的人擔任；二鍋頭一人，負責賬務，為大鍋頭助理；伙頭一人，管理伙食，亦行使內部懲處事宜；哨頭二至六人，擔任保鏢及押運；岐頭一人，為人畜醫生。還有伙首（分隊工）、群頭（小組長）和麼鍋（聯絡員）等。馬幫成員分工詳細，獎懲嚴格，但不像其他行業有過分的特權和等級界限，長時間的野外艱險生活，練就了馬幫人團結友愛、坦誠豁達的性格。

茶馬古道上不知有多少馬幫長年累月來回穿梭，馬蹄的印痕越踏越深，串鈴的聲響也越傳越遠。險峻的雪山、原始的森林和咆哮的江河塑造了人類對生命的最初信念，它們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擋了人類前進的步伐，而正是茶的遠征，創造出了人類歷史上最了不起的貿易線路。沒有人，就不能有道路的出現，就不會有茶馬古道的歷史縱深。茶馬古道是民族遷徙的走廊，它為人類尋找永恒的家園提供了許多實證。貿易帶來了城鎮和集市的興起，現在的獨克宗古城和沙溪古鎮、魯史古鎮、麗江古城、昌都、西昌等，都是茶馬貿易創造的高原明珠。茶馬古道見證着中國乃至亞洲各民族間千百年來因茶而締結的血肉情感。在茶馬古道任何一個節點都可以找到茶葉於民族、經濟、政治、民生的偉大價值。藏族史詩《格薩爾王傳》說：「漢地的貨物運到藏區，是我們這裏不產這些東西嗎？不是的，不過是要把藏、漢兩地人民的心連在一起罷了。」這是藏族對茶以及茶馬古道最深刻的理解。

高原的月色如詩如夢，月光城獨克宗古城中，能歌善舞的藏胞在月光下弦歌袖舞，令五洲遊客如癡似醉。在寧靜的古城老街上，月光中泡一杯濃濃的普洱茶，裊裊的茗香茶氣中，依稀聽見的是遠處傳來叮叮噹噹的銅鈴聲，依稀看見的是崎嶇山路上一臉滄桑的馬幫人……普洱茶從美名遠揚到現今的貴名高揚，都離不開茶馬古道上討生活的苦漢子馬幫！

豆棚閒話

◆張武昌

秋意迎花香

秋天是賞花的好季節，秋高氣爽，人們都喜歡往戶外走，去登高看紅葉、放風箏、賞菊。

古代文人雅士賞花頗有儀式感，焚香，撫琴，或者飲酒、高歌，極其浪漫有趣，別致唯美。

郊外的綠水青山召喚着人們，於是趁着秋涼與家人欣欣然去尋秋。

沿着蜿蜒的林蔭小道徐徐而上，路上的青草開始呈顯黃色，踩在腳下軟綿綿的，榕樹的綠葉和楓樹的黃葉，隨風飄揚，相映成趣。一排排整齊的棕櫚樹盛裝而立，枝椏間滿掛晶瑩剔透的果實；一隻松鼠在棕櫚樹上舒展美妙的舞姿，輕鬆跳躍；松樹像忠誠衛士屹立在山勢凸出的地方，它們都吸引着我們的眼球，一個個駐足欣賞。山頂上鋪着一層朦朧的煙霞，路上偶爾見到兒時常採摘果實的野果樹。來到了半山公園的草坪上，還有許多毛芒亂子草（又名粉黛亂子草），它纖弱的莖葉格外秀頎，微小的花朵星星點點，明明是草，卻比花還美。一簇簇的亂子草堆疊在一起，在陽光的照耀下，粉紅色的花穗隨風搖曳，它一株株、一簇簇散發着芳香，彷彿要把無盡的思念留存在荒郊野外，為秋天帶來幾分夢幻般的浪漫。

秋天的風像一個個跳動的音符，猶如滑落的山泉水，滴答滴答，輕柔溫婉，觸動了行人的心靈；似是琴弦隨風跳動，音符隨風飄飛，熏香四溢，心兒不由與秋風一起飛翔， 回到遙遠的地方。那裏有伴隨我成長的童年故事，以及人生歷練的艱辛。大自然似乎是發出了神秘的語言，透入心靈深處，讓我有醍醐灌頂之感。楓樹枝頭的黃葉以一種奇妙的方式顫動着、旋轉着，悠悠地飄零落下，好像在向人們傾訴着什麼。

秋蟲在花香的庇護下，亢聲高歌，清脆而響亮，吸引着人們在繽紛的世界徜徉、沉醉。

翻過小山嶺，來到山頂，豁然開朗，舉目四望，山下風景盡收眼簾，書卷裏的詩情畫意，盡現眼前，真誠地期待營造出如此美好的人生境界。來到了菊花園裏，見到許多特色菊花，盆栽的翠菊，顯得古樸高雅，球狀形顯得更加可愛；銀白色葉片的銀葉菊，其葉色清爽。還有花大期長可以食用的萬壽菊花。株形飄逸、花態優美的矢車菊，麥桿菊、鱗托菊、雛菊、非洲菊、乒乓菊等等，它們都在爭奇鬥艷。

雛菊的葉為匙形叢生呈蓮座狀，密集矮生，顏色碧翠。從葉間抽出花葶，一葶一花，錯落排列，外觀古樸，花朵嬌小玲瓏，色彩和諧。

迷人的景色，讓我沉浸在古代文人墨客的意境之中，陶淵明豐富了菊花的文化意涵，他愛菊甚深，其「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更賦予菊花「隱逸淡泊」的精神，本只有意採菊，卻無意間抬頭望山，其情悠遠，清淡而閒適；其實，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本非向外追求，而是讓心境安穩沉靜，無入而不自得，即使身在紅塵，也能建立一座心靈的家園。

「荷葉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對於菊花的描述讚美古往今來數不勝數。每年許多地方都會舉辦大型菊展，成千上萬盆齊齊綻放，金燦燦、紅艷艷，多姿多彩、風情萬種，令人嘆為觀止。而我卻獨自青睞這草木掩映之中一叢叢爛漫的菊花。

花香迎秋意，每個季節的輪迴都有各自的特色，太多奇遇，讓我對人生多了點永恒的期待。

詩情畫意

◆趙素仲

從詩經時代吃到今天

古人飲食智慧的啟示

十七 四時詩

——劉駿（南北朝）

劉駿 四時詩
菫茹供春膳，粟漿充夏餐，
匏醬調秋菜，白醝解冬寒。
戊戌夏 素仲配畫

今日新聞報道有一段說經衞生署調查後，發現有94%的香港人每日沒有食用足夠蔬果。如情況不改善，到2025年將有許多人患上糖尿病、血壓高等因飲食不均衡而引致的疾病。

本篇所引《四時詩》是南北朝時期的宋孝武帝劉駿所寫，詩作距今已超過1,500年，詩中描寫了當時一般人四季飲食狀況。春天只吃少許蔬菜，夏天更以粟米漿為餐，秋季用醬汁調味，冬日只能靠少許的酒驅寒。讀來雖覺寒苦，也不均衡，但總比大飲大食，大魚大肉來得健康。

「粟漿充夏餐」，夏天是粟米收成的最佳季節。今日經基因改造的超甜粟米真的很甜，我有兩個粟漿食譜很值得一試。其一是粟米馬蹄露：用原棵粟米去衣去鬚後，磨成粟米漿備用。煲滾適量水及糖，糖溶後加入已去皮切粒的馬蹄及粟米漿，慢火煮至微滾加入雞蛋一隻，攪勻即可，香濃清甜。其二是用粟米漿加入刨好的薯仔絲，下鹽攪勻後慢火煎至兩面金黃上碟，極為可口。

浮城誌

◆管淑平

露凝而白

讀唐代詩人杜牧的《秋夕》，讀到「天階夜色涼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這兩句時，眼前彷彿出現了一幅畫面：秋夜深深，宮中石階冰涼如水，一位宮女正呆呆地坐在石階上，直直地看着頭頂的牽牛星和織女星。詩人杜牧用寥寥數語，將秋夜裏的幽冷比作冰涼的水。夜色愈深，寒意襲來，宮女的內心也就愈孤寂。水是靈動的，潤澤的，涼涼的。秋天的露水，也是如此，珠潤清涼。

白露一過，草葉上的露水就漸漸地多了起來。在農村，每逢早晚出行，還會打濕褲腿。秋天原本乾燥，但有了露水，就有了一種潤澤。木葉葱蘢，秋花絢爛，秋果飄香，秋陽瀲灩，秋天的落葉上定還泛着一層淺淺的露水，晶瑩剔透，輕盈微涼。

「葉聲落如雨，月色白似霜。夜深方獨臥，誰為拂塵床。」讀白居易的這首《秋夕》，我們彷彿看見了詩人在月色茫茫中，羈旅他鄉，他獨臥在床榻前，聽着秋風掃落葉的聲音。秋夜秋風與月色在詩人的筆下是如此靈動，而詩人的心境卻是客旅與漂泊的愁緒。月色下的露水與秋霜，像是一條忽明忽暗的珍珠鏈，純美無暇。秋露與初霜，將詩人與人們的距離拉近。

而讀現代詩人左河水的《白露》：「衰荷滾玉閃晶光，一夜西風一夜涼。雁陣聲聲蚊寂靜，棗紅點點桂流香。」同樣是月下露水，卻有了不同模樣。秋深深，荷花漸漸凋零，圓潤清亮的露水從荷葉上滾落，霎時，秋風輕搖，涼意襲來，蚊蟲輕飛，雁陣啼鳴，秋棗已陸續成熟，在枝頭掛起一點女兒紅，桂花的香也是靈動的，在風裏慢慢流溢。視覺與聲音，嗅覺與觸感，動靜之間，就是露水初上的秋天了。

最迷人的，還有秋天的晨霧。清早，伴着鳥鳴聲醒來，露水隱匿在水汽之中，看不見，摸不着，但是能夠感受到空氣裏的潮潤。在我們的手指或者鼻尖，也能時有時無地覺察它的清涼。一點點潤，一點點涼，一點點秋天的味道。陽光，投射在霧中，看不清它的光暈，卻能感覺到它緩緩而來的溫暖。隨後，霧氣與露水就在陽光的熱情之下，悄悄地被驅逐散了……

來鴻

◆胡賽標

陳老師的信

一天，查找文史資料，突然一小袋書信映入眼簾。仔細翻閱一大摞信，陳炎榮老師的形象又一幕幕浮現眼前……

三十多年前，處女作《蘭蘭》由我的文學導師江城先生推薦，陳炎榮老師刊用於《永定文藝》。我給陳老師寫了封感謝信，陳老師回信問：雜誌收到沒有？如果修改處有不妥，一定要提出來……

我很少與人寫信。但是，陳老師親切的語氣，讓我心裏湧起一股暖流，從此開啟了兩人的通信。他每信必覆，不經意間，信函來往達二十多年。

「你提到兒童小說和成人小說的區別問題，我的理解是：兒童小說不一定寫兒童，寫兒童的也不一定是兒童小說。選什麼人作主人公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寫法，要使兒童能讀懂，能喜愛。如寫戰鬥故事，參戰的都是成人，兒童卻讀得津津有味。若像現代派那樣，用意識流流來流去，連成人都讀不懂，兒童能喜愛嗎？……」

那時，我寄給他一篇《感傷的故事》。陳老師告訴我：這篇不是兒童小說……可惜，我那時心思在寫散文、小小說，懊悔沒能深入請教兒童小說的修養。

我轉型寫兒童文學的那年，獲得冰心兒童文學獎。在兒文群，我見上海作家晒她的獲獎證書，才知陳老師的《兩個山妹仔》榮獲1985年「兒童文學園丁獎」，比她還早幾屆。此獎正是陳伯吹兒童文學獎的前身，是陳伯吹用五萬元稿費設立的。今天，此獎已發展為國際性獎項，影響巨大。

陳老師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出版《省城來的新同學》《雨過天晴》等四部長篇小說。作品被製成連環畫，譯成俄、法、英、日文字，受到茅盾、冰心、陳伯吹的高度稱讚。他無疑是兒童文學界的著名作家。

可是，陳老師信中一次也沒提到他的獲獎。《省城來的新同學》刊於1956年第12期《少年文藝》，冰心先生說：「反映學校、學生、少先隊生活的作品，比去年少些，卻有內容比較新穎的，如陳炎榮的《省城來的新同學》，描寫一個城市的孩子，跑到鄉村學校來上學……這種從學校生活的特殊方面來選材，比停留在『拾物不昧、由吵架到團結』、『由搗亂到守紀律』那種概念化、公式化、看頭知尾的東西強得多。」

陳伯吹在《兒童文學園丁獎集刊》評論道：「山鄉和城市是有差別的……但它們會在城鄉一體化的趨勢下統一起來，從而同步前進。要在小說中表現這樣一個主題是很不容易的，這使我想起蘇聯作家伊林的名作《五年計劃的故事》……《兩個山妹仔》，從另一角度選取鄉村姑娘考進城市中學唸書這麼一件小事，反映了城鄉的差別。作家的構思是沉着有功底的。」

讀到這裏，我似乎看見陳老師的音容笑貌：高高的個兒，如一株樸實的鄉村高粱，站在高陂中學房門口，右手捏着一支煙，鶴髮童顏地微笑着……

有一年，我約他向校刊《僑欽潮》寫稿，他寄來了五篇作文輔導稿，並附上自己寫的範文。讀着讀着，彷彿有一道光照亮我麻木惰性的神經。記得他復職後，《汀州文藝》發表了他的小說，為了感謝編輯，他從永定走路到長汀，當面向編輯致謝。

一次，參加文史審稿會，我倆同住東方賓館。我給他倒了一杯水，他微笑着，叮囑我：寫文章一定要從大處着眼，小處着筆。他的作品構思巧妙，角度獨特，得益於此。

他的小說取材於身邊生活，帶着泥土芬芳，如《班長田素芬》，塑造了嶄新的女班長形象：她堅決不給遲到的二位男生補到，結果受到他們的奚落與嘲笑，但她不向班主任「告狀」，終於得到同學的理解……故事跌宕起伏，讓人興味盎然……

那年，他收到《九級半的土樓村》，覆信說：「你的著作還收入訪問我的那篇文章，足證我們之間的情誼！」他叫我給省作協主席寫信，介紹說陳章武是1962年福建高考文科狀元，作文滿分，字也寫得漂亮。他擔心我字跡潦草，特地寄來一頁陳主席的舊信，供我參閱……

現在，我輕撫着幾十封有些摺痕的信，心情如泛黃的時光。我將信打印收藏起來，宛若收藏永不褪色的懷念，以及老師隱匿於信頁的品格……

詩詞偶拾

◆周瀚

吟秋之世紀暴雨

黑雨如麻夜未央，百年一遇樹凋傷。
貫穿地鐵飛流急，傾瀉山泥崩石狂。
孤島失聯愁暮景，餘花飄拂盼晨光。
港人戮力除災禍，收拾殘秋返日常。

詠蘇拉颱風

十號颱風襲，香江氣勢橫。
停舟途路絕，掀浪客心驚。
傘破衣黏雨，秋殘葉滿城。
縱然狂肆虐，吹盡便天晴。

詠夏慤公園之海南紅豆樹

偶見公園紅豆樹，婆娑綠影舞翩翩。
相逢如故家鄉曲，浩唱情濃八月天。

詠夏慤公園之海堤遺蹟

鬧市閒行覓舊蹤，滄桑風雨百年容。
遊人不厭其身醜，試坐殘堤感浪沖。

月明

孤舟看月朗，水靜見嬋娟。
但道天宮冷，欣覺人間暖。

◆文房